

## 二十一、佛化教育社與北京南洋講學

十四年冬杪日本遊畢，張宗載、寧達蘊等遊台灣，歸廈門，韓德清、胡瑞霖等遊朝鮮、歸北京，余與劉仁宣等由日回滬。旋赴蘇州，擬接收北寺，但因債務繁重，而武漢之佛教會、佛學院又派嚴少孚（大智）至蘇專迎；劉仁宣等多人，則求在滬組設佛化教育社，作佛化教育的運動。遂決定放棄北寺，先作武漢之行，再回滬主持佛化教育之新運動。抵漢口已是臘月。返武院住了數日，於漢口佛教會講經授飯，籌集了維持海潮音出版的經費，約於臘月二十邊離漢口過潯，又上廬山大林寺收拾餘物，將海潮音全遷上海編發。回上海已將年底，息居一靜室中，修彌勒七過年。丙寅元旦（十五年）作的「居家士女學佛之程序」，即是十餘年來已翻印數十版而流行最廣的一個小冊。

十五年春間，租屋於虹口設佛化教育社，由陳秉良、劉仁宣住社，海潮音委陳編輯，仍由泰東圖書局代印發行。劉另編心燈旬刊發行，專作佛化教育宣傳。我則寓居雪竇分院或育王分院的息廬，就近指導。息廬有園林之勝，雖在上海而饒靜趣。四月間，漢口佛教會迎講無量壽經，多傑格西亦同時在武昌傳密法，講畢，皈依者甚多；以光壽分名男女居

士。至武昌，略處理院務仍回上海。迨夏天，則北京與南洋新加坡均迎請講學，北京亦欲利用暑期便學生聽講，遂決先赴北京，並回信新加坡，准予秋初前往。

其時，蔣竹莊任東南大學校長，唐大圓亦任東南教授，過南京之因，一則訪東大正在作暑期講學，遇王隆中，邀以偕謁五省聯帥孫馨遠，傾談頗洽。唐大圓願隨我以行，遂偕去北京。是年，在北京取學術講演方式，寓某某家，就其家設講座，講演佛學概論。聽者張怡蓀、羅膺中、羅培常等大學教授及各大學男女學生為多，由羅膺中筆記成書，即十餘年來再版多次流傳甚廣的佛學概論是。並曾請唐大圓在某大學舉行佛學公開演講。我以即須前往南洋，因積極為赴歐、美宣傳佛法籌畫。英國女佛徒克蘭佩，曾在舊金山宣傳佛教的林肯（後即照空），皆願為我函介歐、美的佛學友人；我並接收北京萬壽寺以為世界佛教聯合會籌備處，作宏化世界的後方根據。並由胡子笏約其親戚楊明塵、楊性塵兄弟，捐助出洋旅費，我遂於六月底回抵松濱，作赴星洲之準備。

星洲講經會，係由蔣劍一、黃天行、蘇鶴松（即慧純）等少壯商人與轉道諸僧長共同發起。天行乃中南銀行董事長黃奕柱之子，故皆託上海中南銀行為我預備護照及郵船艙位等。講經會規模頗大，希望甚遠，要我攜帶侍役並邀一英文翻譯同去。但英文譯人殊不易得，轉展由人介紹一東北留法學生楊雪庵願從以去，後始知其不過要從至南洋自謀生活，

不惟不能為佛學之英語翻譯！且普通應酬英語亦說不多，於是益見留學生的往往虛有其名，毫無實學！抵新加坡後，遇寧達蘊亦在，宴遊數日，即在星洲的英國皇家新落成典禮堂演講三日，聽者多為閩僑，英國人只有少數參加，故祇翻譯閩南語；所帶英語譯人，因其無能，故未敢試譯。此外則應各寺庵、各社團、各學校、各僧侶的設齋請法，煮茗談禪，不一而足，曾別印行有星洲講集。星洲華商以陳嘉庚、胡文虎為巨擘，各有一日報以自鼓吹，兩家對我皆曾殷勤招待。陳嘉庚親引參觀橡園、工廠、商店，而胡文虎則接至其涼屋居留數日。又有陳文烈、楊雲溪兩居士亦各接往其涼屋遊息。蔣、蘇等又陪往柔佛國等遊覽。原擬在星洲稍久，與陳、胡等商議往歐美傳教及創建世界佛學苑之事，並至英屬南洋各島及荷屬爪哇等地，遊歷宣化，乃因不慣熱帶的起居，忽得熱病，纏綿多日，轉加沉重，醫言回至溫寒地帶，不藥自愈，否則殊無速痊之把握。我不得已，乃決定即日返國。

楊雪庵自行他去謀生，攜去的侍役江貴生（後來出家名善歸）得仰光一居士的扶助，願去緬甸剃度，從緬甸僧學巴利文佛教，我亦隨喜贊成，故只一人獨回。所乘係由印度航日本經十三個碼頭的英國郵船。同船的有一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閩人黃琬，博聞健談，一路頗不寂寞。抵香港時，我的病已痊愈，偕黃琬登島遊覽。至青山寺，適值開戒，寺僧多

有熟人，新戒頂禮求法，大眾尊重與供，黃琬亦不禁對我肅然生敬。抵廈門，則因南普陀先得轉道師電告，已組成盛大的歡迎會，常惺、會泉、轉道、王拯邦等數十人一湧上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我的行李什物收檢搬取，勸我即刻偕同上岸，在廈門最少居留三五日。我的船票本是買到上海登岸的，至是亦祇可犧牲了。曲從眾意，隨到鼓浪嶼日光巖暫息。日光巖為昔日鄭成功操練軍隊的將臺，憑巔俯視，全嶼與隔海廈門市胥入望中。次晨，渡鼓浪嶼從廈市登岸起至南普陀寺止，集全廈緇素佛徒，沿途以洋鼓鞭炮歡迎以行，尤以少年信佛學生居多數。有二少年學生，一路散花不絕，掀動全廈男女，隨行入南普陀者以數千人計，則出常惺、王拯邦之設計，藉以聳羣眾之視聽也。

抵南普陀寺後，先赴閩南佛學院的歡迎會。院生仿武昌，亦僧俗兼收，更有一附設小學。由一最小的小學僧厚道，代表全體的學生致歡迎詞，口齒伶俐，亦殊別饒風趣。我於演說後，赴寺中邀集紳學商僧領袖之盛宴。我同席的，都為廈大教授，如林文慶、周樹人（魯迅）、孫貴定、張頤（真如）、沈士遠、莊澤宣、顧頡剛、陳定謨、羅培常、繆子才等。林校長當商定次日由廈門大學歡迎參觀講演，翌日，偕常惺、慧庭等同至廈門大學，先共進茶點，參觀生物院等各學院，遂於大禮堂開始講演，講「緣起性空的宇宙觀」，歷一小時餘，有常惺記錄；而廈門學界對於佛教及僧眾輕視的風氣，始為之一變。復因廈門

虎溪岩、白鹿洞、太平岩、妙釋寺等的邀請，又周旋盤桓了兩日，所經間有題詠。南普陀題石的「南海普陀崇佛刹，虎溪白鹿擬匡廬」詩，即作於此時，但因日本佛教團的到上海，王一亭、劉仁宣等疊電催歸，遂乘船赴滬。

抵滬時，則日本佛教團已赴杭州及天台、天目、天童等處去參拜。劉仁宣等報告了上海佛教團體對於日本佛教團的招待經過，並由佛化教育社名義，召集上海新聞界戈公振等，請我發表南洋遊化的談話。此時，國民革命軍圍攻武昌未下，已在湘、鄂、贛間展開大爭鬥，滬上的人心預覺時有大變動的時代到臨，不安定中頗多活潑的生氣。上海尚賢堂的李佳白，向有各宗教聯合的組織，延請各教名人講演。此時聞我回滬，親到佛化教育社邀我到尚賢堂居住，每星期開各宗教聯合會，歡迎講演，我因在尚賢堂住了三五日，作了一次講演。其時日本佛教團因我國戰事不便旅行，還集滬上準備回國，我向梅曉、梅谷等送別後，亦因事轉往寧波。

當日的尚賢堂講演，有二事可特記：一、因尚賢堂各宗教聯合會的講演，原是耶、回、道、孔教徒都有的，不過那一回請我講演曾先期登報，故來聽的以佛教徒佔多數。我講時略辨佛教高出於耶教等之特點，亦稍連帶及回教。聽眾中不少的耶教徒，卻休休有容；而內中有二三回教徒，當時以人少敢怒而不敢言！李佳白宣布下星期仍請我續為講

演，他們卻存了心，在下星期日時竟約了百餘個回教徒同來，預備即向我質問動武。但幸而那一星期日我因事到寧波去了，他們遂撲了一個空。這是過了數年後鍾益亭聽到一個回教朋友告訴他的。類似這些危險的事，例仁山在金山受險而我則已在南京等，我生平殆不下二三十次，皆在無意中化凶為吉。殆因我向來和平樂易，而信徒們則謂有佛菩薩及諸天善神的陰為護佑。二、因這一日我看見報載我講演，來聽講的也不少，內中即有原籍昆明、生長朝鮮、時在上海為藥商的玉觀彬，觀彬對耶、回、佛教都有相當研究，聽我講後大感動，決心皈依佛教。次日專誠叩謁，即請我為授三皈，作佛弟子，法名慧觀，對我的信心非常忠實，後來幫助我作了許多佛事。